

王澐明 黎晓春 著

大唐的裂变

遍地天子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王澄明 黎晓春 著

大唐的裂变

遍地天子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的裂变. 遍地天子 / 王澄明, 黎晓春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78-3762-9

I. ①大… II. ①王… ②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3201号

大唐的裂变 遍地天子

著 者	王澄明 黎晓春
责任编辑	赵 晶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5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762-9 / I · 496
定 价	48.60 元

CI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公元九〇七年，唐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契丹太祖元年

李天下	1
阿保机	6
蛋蛋	11
舞童	15
夹寨	20
兵谏	25

公元九〇八年，唐天祐五年，后梁开平二年，前蜀武成元年， 契丹太祖二年

三箭遗言	30
鸿门宴	35
三垂冈	39
夹寨夫人	44
吴国主	48
儒者之勇	53
乌龟皇帝	59
神将	63
老僧	67

公元九〇九年，唐天祐六年，后梁开平三年，前蜀武成二年，
契丹太祖三年

不顺之事	74
冤气囊	79
黑煞将	83
得得来	88

公元九一〇年，唐天祐七年，后梁开平四年，前蜀武成三年，
契丹太祖四年

宰杀务	95
老兵	100

公元九一一年，唐天祐八年，后梁乾化元年，前蜀永平元年，
燕应天元年，契丹太祖五年

柏乡之战	107
谢罪	112
河北天子	116
浣花溪	120
盗墓诸侯	126
累卵	132
齐王府	137

公元九一二年，唐天祐九年，后梁乾化二年，前蜀永平二年，
燕应天二年，契丹太祖六年

史先锋	144
和哥傅	149
萧墙祸	154

公元九一三年，唐天祐十年，后梁乾化三年，前蜀永平三年，
燕应天三年，契丹太祖七年

醉酒	159
假诏	163
诱敌计	167
车轮战	170
靠山	175
俎上肉	180

公元九一四年，唐天祐十一年，后梁乾化四年，前蜀永平四年，
契丹太祖八年

第一箭	184
神童	189

公元九一五年，唐天祐十二年，后梁贞明元年，前蜀永平五年，
契丹太祖九年

分魏	193
银枪都	199
洹水之战	203
远袭	207
护圣将军	211

公元九一六年，唐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前蜀通正元年，
契丹神册元年

魏州之战	217
太原城下	221
天皇王	225

公元九一七年，唐天祐十四年，后梁贞明三年，前蜀天汉元年，
南汉乾亨元年，契丹神册二年

黑牛	230
猛火油	234
和哥赏	240

公元九一八年，唐天祐十五年，后梁贞明四年，前蜀光天元年，
南汉乾亨二年，契丹神册三年

宣华苑	245
烈马嘶	248
杨刘之战	253
梁太傅	258
胡柳之战	263
阿三的面子	267

公元九一九年，唐天祐十六年，后梁贞明五年，前蜀乾德元年，
吴武义元年，南汉乾亨三年，契丹神册四年

息兵	273
夹河之城	277
忠将	282

公元九二〇年，唐天祐十七年，后梁贞明六年，前蜀乾德二年，
吴武义二年，南汉乾亨四年，契丹神册五年

毒酒	287
奸人	291

公元九二一年，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前蜀乾德三年， 吴顺义元年，南汉乾亨五年，契丹神册六年	
传国宝	297
逍遥游	301
血河	305
糊涂蛋	310
公元九二二年，唐天祐十九年，后梁龙德二年，前蜀乾德四年， 吴顺义二年，南汉乾亨六年，契丹天赞元年	
幽州雪	314
阎王城	318
公元九二三年，唐天祐二十年，后梁龙德三年，后唐同光元年， 前蜀乾德五年，吴顺义三年，南汉乾亨七年，契丹天赞二年	
宰相担子	324
夜宴	330
马家口	334
护驾水	339
龙虎会	345

公元九〇七年，唐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契丹太祖元年

李天下

朱温篡唐自立，使河东成为不满朱温的各种势力的投奔中心，人心归向如水之东流，而开启这阀门的正是朱温帐下的“十虎将”之一——丁会。

幽州掌书记马郁陪同丁会抵达太原的当日，晋王世子李存勖即为其摆下庆功宴席，并邀请新任河东掌书记王缄相陪。王缄原为幽州名士，又曾经是马郁的属吏，二人再熟悉不过了，于是，马郁便邀上王缄一同前往。

奇怪的是，二人到达世子府后，并未见李存勖出府相迎，只由一位相貌俊美的少年把他们引入座中。二人入座后，才发现席中还有许多嘉宾，但一直不见李存勖的身影。众宾客也和他二人一样，心中犯嘀咕，互相寒暄过后，只好静坐等待。

正在众宾客心焦之时，宴席之前悬挂的一块红布缓缓地拉开了，露出一个红毡铺地的舞台来。舞台侧后，一位姿色出众的女子盘膝而坐，正优雅地吹奏着玉笙。满座宾客顿觉如沐春风，人人眼迷骨酥，忘了身处何地。恍惚间，伴着幽幽怨怨的一声“呀”字起白，一位凤冠鹤裳的美貌贵妇从幕后袅袅婷婷地走上台来，妩媚地扫视台下后，便情态慵懒、音韵婉转地吟唱了起来：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

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一曲唱罢，满座宾客皆如痴如醉，好久才醒悟过来，连连拍手叫好。
马郁高叫道：“好一个如梦曲！”

美貌贵妇眼望马郁，嫣然一笑，又接着吟唱道：

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
笑迎移步小兰丛，髡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
楚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众宾客再次哄然叫好，贵妇笑语盈盈，又有人高叫：“再来一曲！”贵妇拖着长腔念道：“今日——且——罢——了！”说着，竟一步迈下台来，而且边走边脱外衣。众宾客见状，皆瞠目结舌，不知“她”要干什么！直到“她”把外衣除尽，凤冠摘下，笑着转身向后台走去，才有人惊呼道：“原来是世子！”

李存勖爱唱戏，马郁早有耳闻，但并未想到他的演技竟是如此精湛，不禁暗暗纳罕。

不一会儿，一身白衣的李存勖自后台来到了宴席主位，双手抱拳施礼道：“在下失礼了，也让各位贵客见笑了！”

此时，李存勖脸上的油彩已除去，俨然一副英姿勃勃、气度雍容的翩翩公子模样，这与刚才在台上的妩媚慵懒之态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河东这个地方，地近漠北，人物粗豪，尤其是河东将领大多为沙陀后裔，相貌粗须深目，彪形强悍，像李存勖这样优雅的人物，实属罕见！

马郁赞道：“世子不仅扮相绝妙，声音婉转动人，而且神采飞扬，浑然天成，真是高妙至极！只是马某有一事不懂，还望赐教。”

李存勖早知道马郁是豁达爽直的性情中人，便笑道：“不知何事，还能令马先生疑问？”

马郁道：“世子刚才唱功高绝，我等已经领教，就连唱词也是高妙至极，在下对此也颇有涉猎，但搜肠刮肚也找不到出处，不知是何人所作？”

李存勖笑道：“在下乱涂之作，令先生见笑了！”

众人闻言，连呼“绝妙之词”！马郁更是激动不已，捧酒起身，朗声道：“马郁为此二词，敬世子一杯！”

王缄也肃然起身：“王某也敬二词一杯！”

二人这一起身，众人也纷纷起身相敬，李存勖不免有些腼腆，连忙回敬。正在这时，有人半唱半念地说起了快板：

喝酒了，喝酒了，大家就来喝酒了！

喝酒为的么？

你听听，你瞧瞧，世子爷唱戏了！

唱戏就唱戏，干吗喝酒了？

你不傻，就我傻，

他爷是王子，他爷还唱戏，

这位爷，干吗的？

说了吓死你，

这爷说，天下就是咱家的！

众人循声回望，只见台上一个小丑，一边唱念，一边做着古怪动作，又滑稽，又好笑，念到最后一句，一个趑趄奔下台来，手指竟然戳到了李存勖的身上！众人开始是哄笑，后来都呆在了当场。李存勖却若无其事，还伸手拧着这人的耳朵笑骂道：“敬新磨，快给贵客们赔罪！”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忙说：“不敢，不必！”

敬新磨站起身来，一脸庄重地说：“爷唱戏，他们给您敬酒；我唱戏，干吗要我赔罪？他们得给我敬酒才是！”

李存勖作势要打，敬新磨连忙双手抱头，边跑边叫：“景进、周匝，你们死哪里去了？李天下打我了！快来救我呀！”

众宾客哄然大笑，笑声中，王缄小声问道：“世子，这‘李天下’是

谁呀？”

李存勖拖着戏腔道：“正——是——在——下！”

众人又是大笑。笑罢，李存勖正色道：“今天，本世子请各位贵客来是为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河东又夺回了要地潞州，我军士气再振；第二件事就是……就是……本世子找到了一个知音！”

众宾客大感吃惊，他们都知道，晋王世子纳妃本是王府府内之事，按理不应告知臣下；再说，李存勖已有韩氏、尹氏、夏氏、侯氏、白氏等夫人，今天忽然说又有了个知音，众人疑惑之外，便想知道这“知音”是何许人也。

李存勖高声叫道：“玉娘，快过来给佳客们见礼！”

李存勖话音刚落，舞台之上，一位绝世佳人捧笙而出，缓步走到台前，向宾客们深深施礼。马郁认出来了，这正是刚才那位吹笙的佳人！

王缄知道一些内情，不禁暗自吃惊！此女姓刘，闺名玉娘，乃晋王李克用攻伐魏州成安的时候由小将袁建丰掠得的，当时只有五六岁。李克用见她模样俏丽，便带回了太原，让她在晋阳宫服侍曹夫人，曹夫人见她可爱，特意找来乐师教她吹笙。刘玉娘长大后，果然出落得国色天香，更兼声乐歌舞无一不精，李存勖见到后，内心不禁大动，必欲得之。曹夫人很快就知道了儿子的心思，便把刘玉娘赐给了他，让她做李存勖嫡夫人韩氏的侍女。王缄心想，李存勖纳她为妃，只不知韩夫人会作何想。

王缄正在暗自捉摸，李存勖又宣布他的第三件事了：“本世子近来新排了个曲子，请各位不吝赐教！”众人哄然叫好，皆道：“定然绝妙！我等洗耳恭听！”李存勖微微一笑，突然双手击掌，朗声道：“开始！”

霎时间，战鼓如雷鸣般地响了起来，直震得整个世子府如山摇地动一般，刚才还温情如水、笑声不断的宴席，陡然间就变成了个杀气浓重的战场。众宾客不禁大惊，面面相觑。不一会儿，高亢的鼓声稍稍减弱了一些，敲击声则由弱渐强地响起，渐渐演变成一种似战马奔驰的节奏，紧接着，一小队身着重铠、手持铁戟、晋军骑兵打扮的伶人，步伐整齐地走上了舞台，威武雄猛、节拍强劲的合唱也随之而起：

东曰青龙兮，神威如狱，神恩如海！

西曰白虎兮，执持挫锐，噬食鬼魅！

南曰朱雀兮，非梧不栖，非泉不饮！

北曰玄武兮，玄冥长生，真武长永！

众宾客不明所以，待歌声停下来后，马郁问道：“世子这是为何？”

李存勖朗声笑道：“这是我最近编写的战歌，待到上阵杀敌之时，士兵们唱着此歌勇猛厮杀，定会士气大增。马先生，你看如何？”

马郁口中连说：“绝妙想法！”但心中有些不以为然。

李存勖此时又端起了酒杯，说道：“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请各位嘉宾尽情欢饮！”众宾客自入世子府后，李存勖就花样百出，直到此时方才消停下来，一时间，传杯敬酒，听戏吟诗，气氛甚为欢洽。

席间，李存勖走到马郁、王缄中间，举杯说道：“两位先生乃燕中名士，本世子仰慕已久，来，我们干一杯！”三人举杯互敬。

饮罢，李存勖突然长叹了一口气。

马郁大奇，问道：“马某今天看世子神采飞扬、志向高远，却为何有此一叹？”

李存勖低首说道：“先生有所不知，自打朱温称帝以来，父王就一直郁郁寡欢，近来又染重病，我这当儿子的真不知如何才能替父王分忧。再说，我大唐大好河山，又怎能容许朱三这个泼皮贼寇如此肆意践污呢？近来，我军军威复振，将士用命，只是单靠这还不行，还必须要有治政的人才，才能保证境内富庶、兵马强盛。眼下，像马先生、王书记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王书记既然已经留在了太原，不知马先生是否也能像王书记一样，留在太原帮助父王呢？”

马郁低头不语，半晌方道：“马某才具平平，不堪大用，其实在河东境内有很多治世能人，世子何不请他们出山呢？”

李存勖一听，一双俊目陡然一亮，急问道：“不知先生所荐何人？”

马郁道：“有三个人，世子不妨一见：其一姓卢名质，字子微，河南人也，父卢望，官至司勋郎中。卢质自幼聪慧过人，尤善于文章，曾为秘

书郎，后来母亲去世，丁忧解职，听说眼下正在太原。另一位也姓卢，名汝弼，字子谐，范阳人，其祖就是贞元年间诗名满天下的卢纶，其父卢简求曾为河东节度副使。卢汝弼自幼好学，文采秀丽，深得士大夫称誉，景福年间中进士，曾在昭宗时任祠部郎中，知制诰，白马之祸时逃至太原，不知现在还在城中否？还有一人，姓张名宪，字允中，太原人。张宪孩童时就喜好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弱冠时就尽通诸经，尤精于《左传》。听说，他曾经带着所著文章去拜谒李袭吉书记，李书记一见大为赞叹，临别时，还对他说：“子勉之，将来必成佳器！”

李存勖听罢大喜，高声叫道：“会儿，过来！”

随着一声清脆的“来了”，起初代主人迎宾的那位美少年就跑了过来，满面含笑地问道：“世子爷，有何吩咐？”

李存勖道：“今日你就备好重金，拿上我的名刺，去请卢质、卢汝弼、张宪三位先生！”会儿领命而去。

马郁看着会儿远去的背影，问李存勖道：“这位少年是？”

李存勖笑道：“他叫朱守殷，小名会儿，自小就跟着我，人非常聪明，也很有才干。”

马郁正想说什么，突有一位府吏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俯首在李存勖跟前说了些什么。李存勖点了点头，起身道：“父王有事急召我和王书记，我二人只好失陪了。”说着话，又派人把敬新磨、景进、周匝等伶人叫了过来，叮嘱他们道，“你等代本世子好好陪侍诸位先生，我去去就来。”

说罢，即起身与王缄一同出府，驰马直奔晋阳宫。

阿保机

一向气如虎熊的晋王李克用，此时却躺在病榻之上。监军张承业、“横冲将军”李嗣源坐在病榻之侧，看着头上缠着白纱以及白纱之下露着斑白鬓发的李克用，两人心中不免有一丝英雄迟暮的感慨。

李克用头上近来长了一个毒疮，这个毒疮虽然不大，但让人疼痛难忍，找了好多名医，却总是不见好转。

看着李存勖和王缄一同走进卧室，李克用欠起身劈头责备道：“亚子，你是不是又唱戏了？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竟然还有这份闲心！”

李存勖抬眼看了一下李克用，只觉得李克用眉宇间有痛苦之状，他自然不能顶撞父亲，只好低头唯唯认错，搬了个凳子坐到病榻之侧。

李嗣源悄声对李存勖道：“亚子，你知道吗，契丹与朱梁通好了！”

李存勖奇道：“年初阿保机不是刚刚与父王结为兄弟之盟吗？怎么这么快就背盟了？夷狄异族果是小人，毫无信义！”

“要真是小人倒好了！”张承业插言道，“可恶的是，阿保机偏偏是夷狄中难得一见的一个奇人物，实在是不易对付！”

李存勖问道：“契丹……阿保机……近来，我老是听你们说起，只不知这契丹是怎样强大起来的，这阿保机又有何过人本领，能否请七哥给我讲讲。”

张承业虽然是一位侥幸活下来的唐室老太监，但李克用对他一直敬重有加，李存勖自然也对他非常敬重，而且还按张承业在家族中的排行尊称他为“七哥”。

张承业看了看李克用，李克用强忍着疼痛，恨声道：“张老就给他们讲讲吧，也让他们好好给我记着这个仇敌！”

张承业随之就讲了一段契丹和阿保机的来历。

契丹之名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后魏时期，它是与北方库莫奚同类的一个很小的异种部落。他们最早居住的地方叫“橐罗个没里”。没里，是一条河，位于黄水之南。契丹实际上是鲜卑人的后裔，唐朝时，其地域才开始渐渐扩大，北与室韦相接，东与高丽相邻，西与奚国接壤，南至大唐营州。

契丹最大的部族叫大贺氏，后来又分为八部，各部酋长称为“大人”，每三年从大人之中推举一位为王，建掌旗鼓以统率八部。当王在位满三年时，或者其境内发生重大灾害而导致整个部落明显衰弱时，则八部大人共

聚商议，重新推举出一位新王来替代原来的王。咸通末年，习尔为王，其疆土得以迅速扩大。习尔之后，钦德为王，钦德王乘中原战乱之机经常在边疆袭扰。

契丹人比其他夷狄更为勇悍，父母死后，以不哭为勇，将父母尸体运往深山之中，放在大树上，三年后才将尸骨取回焚烧，并酌酒祷告道：

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

使我射猎，猪鹿多得。

刘仁恭占据幽州之时，遥辇为契丹之王。刘仁恭曾多次出兵摘星岭攻袭契丹，而且每到秋天霜落之时，便派兵烧其野草，致使契丹羊马饿死者甚多。遥辇无奈，只得向刘仁恭进贡良马来换取牧场，而且一直对其毕恭毕敬，从不敢有丝毫的逾越。契丹八部落大为不满，皆认为遥辇无能，遂推举耶律部落的大人阿保机取代遥辇为王。

阿保机不但为人豪迈勇悍，而且甚有智略，尤善于骑射。被推举为王不久，阿保机即率领契丹人先后征服了奚、室韦、靺鞨等部落。

光化年末，刘仁恭因屡败于朱温而性情大变，越来越暴虐无道，致使幽州、涿州之百姓纷纷逃往契丹避难。阿保机乘机入塞，不但抢占了一大片牧场、土地，还仿照中原之法，设置了州县，建立了城镇，以让汉民居住。汉人感其恩德，又惧怕其他大人为契丹之王后会为难汉民，便对阿保机说道：“中原的王是不能代立的，大王如此英勇，何不效仿汉人长久为王呢？”

阿保机大悟，很快就以威势压服了其他七部，不让他们再推举代立者，就这样一直过了九年都没有再推举新王。诸部自然不服，竟趁着他平定黄头室韦叛乱凯旋的时候，在庆典上突然发难将其劫获，并逼着他按约代立。阿保机无奈，只好将旗鼓传给了新选之王，并对众大人道：“我为王九年，得汉人甚多，我愿率本部为汉人守城，可以吗？”七部大人本就惧其凶猛，怕难以制服，他既然主动要求去远离他们的汉城，自然求之不得，故而答应了他的要求。

阿保机所说的汉城，就是后魏时的滑盐县，位于炭山东南、滦河之上。此地土地肥沃，非常适宜播种五谷，又有盐池、铁矿之利。

不久，阿保机又迅速强大了起来，他便依照其妻述律氏的计策，派遣使者对契丹诸部大人说：“你们各部所食之盐，都来自我这里的盐池。你们只知道吃盐，却不知道盐也有主神。我将在盐池祭祀盐神，你们应该来和我一同祭祀。如果你们不来，以后就不要再向我要盐了！”诸部大人皆认为他说得有理，便各自携带着牛肉、美酒与阿保机相会于盐池。

酒酣之际，阿保机伏兵突起，竟将七部大人全都杀死了。阿保机随后宣布自立为王，并取消代立制度。七部之中有许多契丹人不服，纷纷起兵为其大人报仇，阿保机无奈，只得率兵先后将所有不服者击灭，将契丹八部合而为一；随后他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故地，并册立了奚王，疆域变得越来越辽阔。去年，他又大兴土木，重建西楼。今年年初，阿保机正式立国，以西楼为其都城。

李存勖听到这里，不禁叹道：“阿保机果真是一代枭雄！如此说来，契丹已与我接境，岂不成了我睡榻之侧的一只猛兽了？”

张承业道：“谁说不是呢！这不，年初，阿保机率众三十万人寇云州，晋王不愿与其结仇太深，欲与之联和，才亲自与其相会于云州东城，结为兄弟之好。晋王甚至请他进入大帐，纵酒相待，握手尽欢，并约今冬联合起兵讨伐朱梁。”

李嗣源道：“当时有此良机，父王为何不除去这一劲敌呢？”

张承业道：“是啊，当时也有人劝晋王：‘阿保机孤身前来，何不擒之？’晋王却道：‘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是自亡之道。’就这样，阿保机留住了十余日方才离去，晋王还赠送给他数万两黄金，阿保机也留下了三千匹良马和数以万计的杂畜。没曾想，此人看似英雄，实乃反复无常之人。今日，大梁来了密报，说是阿保机遣袍笏梅老为使者前往大梁交好，并奉表称臣，求梁册封。朱温先是遣人北上契丹报聘，后又遣人与阿保机共约举兵灭我河东，并册封契丹为甥舅之国。”

李克用叹道：“本王真是后悔，当初确实应该宰了他，如今看来，放